

灯下漫笔

杏林逸事

□ 杨群灿

很多有本事的人，在其身后的民间传闻都赋予了神奇的色彩，如本书介绍的许重毕、董老官、牛静庵等身上发生的故事；有的则是以骨格傲岸、风骨铮铮而名。高福堂先生编撰的《嵩洛草堂遗编·洛阳人物志》中选录有晚清至民国时期几个郎中的逸闻，读来很有趣。

为狐疗疾

王晋星，一名荣轩，晚清时期门家庄（今庞村镇门庄）人。王晋星一生从医，有很高的成就，一直在山西太原开药肆、办诊所，晚年回归故里继续为家乡服务。那时庄外有座黄鹤书院，坐落在一处突兀孤立的高地上，远远望去好似一座大厦，其下多狐狸。王晋星有一天到邻村出诊，因天晚借宿在病者家里，中夜做一梦，一老妇引一少妇前来求医，醒来后并没太在意。

王晋星次日一大早回家，忽从相距十数步的路旁麦丛中出来一狐狸，引一幼狐从面前经过，这边到那边走了四个来回，并且总是看着他，好像有话要说。王晋星记起夜之梦，若有所思，就对狐狸说：“你若痛苦，就给我看看。”幼狐走进麦田，跳起后腿，原来后股上有枪伤。王晋星打开药箱，先为它剔拔腐肉，再敷上药膏，最后用草叶扎紧。老狐仍徘徊不肯走，王晋星对它说：“放心吧，没几天就痊愈了。走吧走吧，不要让歹人再看见了。”老狐这才带着幼狐离去。

王晋星内外科皆擅，尤其治疗伤寒瘟疫最拿手，曾自制十五方，其中七方治寒，七方治瘟，一方寒瘟兼治，施之无不效者，可惜他的后人授一庸医，今无存矣。

仙医

朱青元，晚清时期洛南人，以仙医名。他每天一早起来盥洗完毕，必在本村大街小巷巡视一遍，才应邻村之请外出诊病。

有一天他与邻居们在大门下聊天，一年轻人步履矫健自东而西从眼前经过。朱青元叹口气说：“这人走不过二里地必病。”一邻居听了即尾随之，那人走了一里有余，果然仆倒在地。邻居赶紧回来请朱先生施救，朱青元说：“他的病没有及早治，现在已经回天无力了。尔时之雄壮，非雄壮也，脚气乱也，气败反壮尔。”

一天深夜，有人抬一乘轿子请他到龙门给人看病，看完以后环顾四周，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儿。病人家里摆下丰盛的饭菜感谢他，他托词说家里有事必须赶紧回去，滴水未沾，临走时嘱咐道：“药起效了再接我来看看，否则就不必来了。”快要到家的时候朱先生下了轿子，正好听到公鸡打鸣叫旦，送他的入莫名其妙不见了。

神医

杨钟秀，晚清时期洛南人，精医术。孟津田沟许氏媳妇久患病症，疮口溃烂痛苦难忍，虽多方寻医问药，但不能治，于是就常常寻死觅活。有天半夜，家里院门屋门悉数自开，全家人惊醒，正诧异之间，忽听空中传来话语：“我乃某仙，可怜你家媳妇遭受磨难，所以寂夜来到你家，为什么不延请良医医治呢？”问良医为谁，回答说洛阳明达杨钟秀。许氏依其言迎杨钟秀到家里，杨钟秀审查疮状，药敷病除。

记忆深处

埋在井里的宝贝

□ 赵丽霞

外公家曾有一口深水的井，井底有一大篮子的金银器物。后来，井虽被填了，但东西仍埋在地下。

小时候的记忆中，外公家的房子显得要比别人家的高大，古老。宅院大门朝北，高高的门楼上方，镶嵌着一块木质的匾额，刻着四个大字：耕读传家。堂屋的大梁上隐约可见毛笔的墨迹：道光二十六年造。院中青石条铺路，东西两厢厦屋，后面是高出地面一米多的上房。整座房子都是用厚重的青砖砌墙，开凿的青石做根基。由于年代久远，青砖的外墙在空气和岁月的承托下，形成了一层土黄色的包浆，长满了瓦松的屋顶也在见证着房子的年龄。整个院子显得幽深，古朴。

外公家是书香门第，曾外公做过私塾先生，外公弟兄两个，都在镇上教书，有姊妹三人，未嫁之前在镇上开了一家裁衣铺。家中曾雇佣过短工，有耕地，村口还有一片种了柿子树的果园。成分算不上地主，土改时定的是中上农。

由于人口多，还有牲口，果园，一般的浅水井是不够用的，因此就在堂屋和厦屋之间的空地上挖了一口深水井，井口呈长方形，轱辘也是长长的那种，井绳绕了有两层。

一九四四年春，日本侵略者打到了洛阳一带，百姓纷纷出逃，为了保命，除了带点吃的穿的，其余全是身外之物。逃之前，曾外婆把家里的贵重物品整理了一下，有一大篮子的金银器物。这些东西是不能往路上带的，一是招惹祸患，二是增添累赘，生死关头，得分清孰轻孰重，但也不能白白地留给日本人。于是，曾外公用绳子系住篮子，吊在井半空中，盖好了井盖，倒也看不出什么。

一年多后，日本人投降了。大家回到家里，赶紧去掀井盖，一看绳子好好的，都兴奋不已，开始往上提篮子。但听得扑咚扑咚的声音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最后提上来一看，篮子已经沤得没底了，只剩下两根银项圈挂在篮壁上。谁敢下去捞？刚经历了死里逃生，纵然再可惜，也不能冒这个险。作为一家之主的曾外婆警告家里所有人：井里的东西，谁也不能去捞，留给井王爷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可不太好过，全部的家当都交给了井王爷，一家人也不能光喝井水。实在撑不下去了，只得变卖了果园，仅剩下一棵老柿子树，留着做柿饼和酿柿子醋。我记事的时候，老柿子树还在，刮大风的时候，我们就捡掉下来的青柿子，回去交给曾外婆，看着她随手把柿子丢进醋缸里，然后拿一些糖果或者葡萄干之类的东西给我们吃。

小时候，经常听母亲说起这些事，每次去外公家，我总惦记着井里的宝贝。那时曾外婆已经八十多岁了，满脸的皱纹，无论颜色和形状都像扣上了两半个核桃壳。佝偻着身子，挪动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，且患有摇头痲，头不停地摇，两只银耳环也跟着来回地晃动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明明已掉光了牙齿，生气的时候还常作出咬牙切齿样子。我不太喜欢她，感觉她过于严厉，缺乏老年人特有的慈祥。只有在她给我零食的时候，我才会正眼看她。那些零食都是她的两个在北京的老闺女每年探亲带回来的，家里根本没见过。

八岁那年的暑假，母亲的两个姑姑又从北京回来探亲，母亲便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去团聚。中午，趁大家休息的时候，我偷偷地掀开了井盖，蹲在井边往里看，里面黑漆漆的，只看到井底巴掌大的一亮点。我不死心，使劲往里瞅，总希望能看见点啥。猛然，我被人揪着衣服的后领子给拽了过去，扭头一看，曾外婆正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并且喊着母亲的名字，让母亲来管教我。母亲我倒是不怕的，但老太婆确实吓到了我，我不停地大哭，哭得她心烦，便用手去捂我的嘴，被我狠狠地咬了一口，算是了事。只是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去掀井盖了。

后来，村子里通上了自来水，轱辘和井的时代结束了。井底的东西还是没人敢打捞，只是在上面盖了重重的盖子，不让人轻易去动。而我却常想：如果当年把东西埋在柿子树下，该有多好！读书人的脑子咋想不到这些呢？

一九八三年，曾外婆过世了。临终交待子孙们：不要去动井底的东西，命最值钱，那东西注定是供奉给井王爷的，不然哪来这几十年的安稳日子。听，多么霸气的供奉，用真金白银代替了纸箔。

曾外婆去世满三年后，家里开始翻修院子，拆掉了一百多年的老屋。对于那口井，舅舅也曾犹豫过，根据当时的条件，完全有能力打捞井底的东西。但是，读书人的家庭似乎更尊崇传统的东西，如看风水，择吉日，供奉神灵和祖先的牌位，就连盖个厕所外公也要翻一下老黄历。对于这些，我的理解是：既不能用科学的理念去解释，也不能划归封建迷信，介于两者之间，让人既敬畏又感觉神秘，还能得以传承的一种文化。最终外公和舅舅还是谨记曾外婆的遗言，填了那口井，在上面建了新房，彻底断了大家的念想，也让我遗憾了几十年。

老年人常说破财消灾，我一直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无奈，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心理安慰。谁愿意把一篮子真金白银倒进井里？破财真能消灾吗？

人一旦上了年纪，无论是思想还是习惯都会在悄悄地变化，我也不例外。曾外婆当年舍财的气度不管是无奈，还是退而求其次，都是为了打消家人们为财伤身的欲望。我不知道当年他们出逃以后过着怎样的生活，也许栖身在某个洞穴里，也许躲在深山老林里，也许在别人的屋檐下，也许在雨雪交加的大路上。一家人躲过了鬼子的枪炮和刺刀，还能活着回来，已经是万幸了。

和井底的财物相比，他们更敬畏生命。破财只是一时的心疼，若因一时的贪念而失去亲人才是他们一生的痛。

杨钟秀以医法神速，为仙者所慕景。某仙遁入凡间，送女儿给杨钟秀认作义女，还经常以物仪相赠，隆冬大寒季节，杨钟秀能吃到春夏果品。这仙人曾送给杨钟秀一束大红色的丝缕，夜间出诊时缠在腰间能辨曲径。

杨钟秀去世后，其子孙抄录零方一册，用之者无不效。

直医

李翰章，民国时期李村西街人。他自幼学医，从《内经》《灵枢》《素问》到历代方书，无不精通烂熟。对患者因病用药，如大将建兵，部署指挥，期以攻伐补涩，克日平复。

李翰章为人意理清澈，最为晓事，而骨力峻峭，不肯随俗俯仰。李村为洛南一大商埠，有很多山西来的布商，这些人仗着财大气粗，重费居奇，非常豪横。李翰章医术高，凡山西布商有病请他上门诊治的，他连正眼都不看一眼，对那些纨绔子弟也是这样，愿来就来，让我上门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因而多招人怨恨诽谤。

到了晚年，李翰章性情归于平和，然而孤高耿直的操守没有变，意气不投者不交，即使来看病，诊治之外绝不说不一句废话。由于他的影响，街市上有风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

儒医

韩鸿恩，字庸夫，民国时期洛南人。少失学，习医书；医书通，返而治儒书；儒书由浅入深，遂潜心于《周易》；《易》益精，读儒书益广，而医理亦因之益深。

韩鸿恩性格行直高傲，他将诊病范围严格划分了界限，寻常人不论远近贫富，只要来请都上门诊治，对那些趋炎附势之徒、贪官污吏以及他看不上的人，即便亲自来到跟前，没有一句寒暄，没有一句客套，也不屑与他同坐，等他低声下气述说了病状，诊断开方之后不仅不起身相送，反而没好气地轰出去，很让人难堪，但这些人离不开他，只能忍了。

其医学之精，自龙门以南，人们谈及医术对韩先生褒扬有加，无能出其右者。



万安雪景

学生作文

喜欢撒谎的父亲

□ 李乐

父亲有时候竟然喜欢撒谎。记得小时候，父亲常常与母亲吵架，父亲从来都是服软的一方，母亲永远掌握着主动权。每每“大战”结束后，看着我担心地望着他，父亲总是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没事，你看你的妈妈，是不是像只凶巴巴的老老虎？”说完还憨态可掬地摆出老虎的动作，我终于放心了，咯咯直笑……如今我懂得了，才明白父亲对我开玩笑的

用意。可父亲还是改不了撒谎的毛病。父亲现在在广州上班，虽然距离很远但是我们都互相关心着对方。父亲每次回来都会带我出去玩，每次都是大手大脚地给我买这买那。我真想问问父亲：你，是不是藏了许多私房钱不让妈妈知道？

你给了我整个世界

□ 段知鱼

小时候，父亲的肩上背着我的书包，拉着我的小手。一路上听我絮絮叨叨地讲着学校发生的趣事。即使每天的内容差不多，可父亲总是百听不厌。夕阳西下，小道上映出两个人的影子，一个步履沉稳，一个蹦蹦跳跳。父亲，没有满腹诗书，只有那双长满茧的双手。他很平凡，他什么都给不了我，却又把什么都给了我。他不是伟人，也不是英雄，但给了我整个世界；他不懂浪漫，也不懂诗琴画意，但把快乐充满了我的生活；他不善于表达言语，但把心中的温柔变成

了日日的陪伴。他给予的幸福，是静悄悄的夜空能装下一船的幸福。父亲当初也是少年，也曾幻想执笔走天涯，可他有了我，便不再留恋江湖，毅然“退隐”，从此，也从那青丝变成了银发，白了，疏了。小时候，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能这么早起床，现在才明白，叫醒他的不是闹钟，而是生活和责任。

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背负重任罢了。都说父爱如山，山长水远，你陪我长大，我陪你变老，那份幸福，像永恒不变的光芒。

父爱是一株藤

□ 陈佳乐

父爱是一株坚韧的藤，承载着对岁月的眷恋和往事的缠绵，遒劲的枝蔓里写满了深情和责任，凝聚着过去和未来。岁月带不走爱的痕迹，只能将爱的烙印刻得更深。父亲是普通的打工人。几乎被白色占据的头发，浓密而又乌黑的眉毛，眼角也已布满皱纹。几年前，父亲在干活时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了下来，他的膝盖受了伤，母亲对我说爸爸伤到

了骨头。爸爸在家休息这几天他非常着急。因为爸爸知道他肩上扛着的是整个家。妈妈劝他在家多休息几天，但没过两天他又继续工作。都说父爱如山，此刻我真真正正体会到了。父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，父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父爱更是我的避风港。我想说：“爸爸，你真好！”

【辅导教师 郭敏哲】

凡人小记

灵魂深处的音乐

□ 怡然含笑

在生活中，父亲不会吵架，也不会争“理”。理本来明明摆着，在他手里握着，他却显得极不自信，不是退避得远远的，就是瞪着眼不说话，或说出来的话总显得多没理似的。

和母亲的争执，他一直处于弱势。在家里，彼此不分也就罢了，在外面，彼此是彼此的，他有时也不分。感觉在我们和理最需要他支援与辩明的时候，他总是站错位置，和我们逆着方向，把他人的没理变得多么地合乎情理，把我们的合乎情理变得那么的不通情理。最终，还是依着他认为的“理”去走，我们都显得很委屈。

为此，母亲和我对他总有些不满。听母亲说，父亲转业时分在市财政局。后来，干部下放，大家都不愿离开市区。本来父亲不在这个下放之列，但规定的人数没达到，他只好自己把自己下放到了偏僻的郊外。

母亲和他争执，他说，这个人怎么不方便，那个人怎么不可以，就自己吧，下去了反而离家近了，离父母近了。总之，似乎只有他，才是最合适的。邻居盖房子，墙根脚住我家移了多半墙，父亲只是皱皱眉、咬咬牙，什么也不说。后来盖的小院子，明明被另一家切去了一角，母亲和那家人一直碰面不搭腔，而父亲见了那家人，照样打招呼，似乎忘了那一角之地。父亲仿佛一直都活在他的军舰上，无论大海多么地浩渺与动荡，他都以他形成的方式，顶风破浪，稳当地向前行。

说说父亲涨工资的事吧。大约是1981年的时候，父亲又一次把涨工资的机会让给了别人。因为曹阿姨进门哭诉，说一大堆的难处，尤其提到了她家还有大学生要供。我在里屋听得愤愤的，却听不到父亲说自己的难处，于是气呼呼地冲出来，和曹阿姨辩论：“你家供大学生，我们家就不供大学生了？你家一个，我家还两个呢。”一席话把曹阿姨气得硬硬地直伸脖子。最后，她只是抽抽搭搭地哭。曹叔叔红着脸，硬把她拽走了。那一次，还是曹阿姨的哭胜利了，我的嘴仍旧是失败的。当我在大院子里看见曹阿姨笑眯眯地给人分糖吃，说曹叔叔涨工资了的时候，当我看见她家闺女骑着一辆新“凤凰”自行车的时候，我心里那个气呀，我决定一辈子不再搭理我的父亲了。

后来，从父亲口中得知，曹阿姨在老家侍奉着两位老人，一位瘫痪，一位痴呆，都好些年了，曹叔叔也有病。我鼓着的气，气渐渐放了一些。罗曼·罗兰说：“灵魂最美的音乐是善良。”那时，我初涉生活，还浮于生活，不知灵魂为何物，所以也就无法听懂父亲灵魂深处那最美的音乐。

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，每次去透析都要排队。有一次，他和一位大哥躺在相对的床上，胳膊连着机器，痛苦地争取着活下去的机会。由于时间过长，中午的饭总要在床上吃。我常去石桥边的一个铺子，给父亲买他爱吃的夹饼。那一次父亲嘱咐我买两个。我回来后，他让我给那位大哥吃，而自己仅咬了两口就放下了，那时父亲已经吃不下去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父亲向我说着那位大哥，年纪轻轻，却有了病，孩子小，妻子忙，家里连个能陪着来的人都没有。我当时嘴上没说，心里想，唉，自己都成这样子了，还去念叨别人的难。我的父亲哟，拿你有什么法子呢。一个人的善，一旦养成习惯，深入骨髓，往往就忘了自己；一旦忘了自己，也就不可止步了。父亲这一辈子，从善起步，到善终结。什么叫善始善终，或许这就是吧。

另外，我也渐渐地发觉，走在熙来攘往的生活中，我像一枚西红柿放在一筐红薯中一般，也越来越接地气。每当我目光往下看，在低处的尘埃里久久地停留，我的心就会隐隐发痛，像坚冰破碎化为水的疼痛。原来自己的内里，本就存有水的特质。

为此，我每退让一步或出手一下，都会想到父亲，都会感觉到父亲的影子在我身上的重叠。虽然在表层上，年轻时候的我和母亲一起站在父亲的对立面，成为阻挡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服软的因素，如今回头想来，那只不过是过过刀子嘴瘾罢了，内心的豆腐一抓就酥，质地还是和父亲一样的。因此，自小到老，在父亲铺设的轨道上，其实我一直咆哮着，但并未脱离。

以前，看过一则童话。一个人的心太过柔软，他感觉无法承载。于是，他向上帝祈祷，求上帝赐给他一颗石头心。上帝笑笑，如他所愿。但他揣着那颗求来的硬邦邦、凉冰冰的心，所有的感官都没有了反应。于是，他后悔了。他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，用尽了自己的余生，去寻找，去争取，只为找回自己那颗幸运的、会跳动的、柔软的心。

而我，比童话里的那个人幸运，少走了一大截弯路。我的胸腔里，一直窝有父亲给予的一颗心，而且我越来越懂它，不愿失去它。

生活感悟

那些柔悯的女人心

□ 宁妍妍

路过菜市场，看见一池鲜活的鱼，它们快活的畅所欲言。看着这些活蹦乱跳的家伙，真为它们感到悲哀，一个个都死到临头了，竟还那么的快活！此时，鱼贩抓起一条正在嬉戏的鱼，用力往石板上狠狠一摔。我心猛得一颤，急忙紧闭双眼。

我不是那种矫情的女人，不会像林黛玉那样，看见花落了，还要流泪把它葬掉。只是看不得一个好端端的生命，在没有任何准备之下死的那么残忍。记得母亲曾对我说，她最看不得人们杀牛了，牛任劳任怨劳累了一生，还逃不掉的命。

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。说一头正在赶路的牛，走着走着突然停了下来。主人不解，大抽鞭子，牛还是稳坐不动。主人大怒，又狠狠地抽打起来，但牛还是一动不动。主人只得下了马车向前看其究竟。稍后，主人抱着牛痛哭起来。原来，路上有个被人丢弃的婴儿在包裹里甜甜地入睡……动物尚有慈爱之心，而人为了口腹却剥夺了太多动物的生命。

每次去逛街，我都会去注意那些在街头卖东西的老人，他们大多都已七老八十，执着的守在那里，卖些钥匙链、鞋垫、或烤红薯、饼馍夹菜之类的。遇到需要的东西我会挑选几样，如果不需要，会微笑着走开。

一次，和母亲在百货楼附近逛街。看到一位年迈的老人，蹲在繁华街道的一角，他的面前放着一个编织袋，往里望去是半袋黄花苗。两个小时后，再次路过，老人的黄花苗还是那半袋。此时已是中午一点多了，母亲说：“这老头儿也不知吃饭了没，我去买碗面条给他送去吧？”说着母亲走过去，弯下腰轻声问：“老师傅，你吃饭了没？”“吃了吃了。”老人指着他身后的一个破旧饭桶笑着说。

一阵风吹来，把老人白花的头发吹得乱蓬蓬的。瞬间，内心一阵酸楚。心想，如果他是我的父亲，我会上前说：“爸，咱们回家！”然后，我会拎起那个编织袋把他仍得远远的，我再也不让我爸出来卖黄花苗了，再不会苦着他了。哪怕我背着我爸去卖血，然后再独自偷偷地哭，也决不让他知道，我只想让他知道，他的闺女有钱，会让他过的很好！

前几天，弟弟在微信上对我说他换新家具了，和弟媳看好后，他独自又去买回的。我问为何看好后不当即买下呢？弟弟说是因为弟媳不想看到那么多钱给别人，所以他自己又去了自己家。我可爱的弟媳啊，真是个好宝贝！你怎么没看到那漂亮的家具安放在自己家中是何等的惬意呢？想想自己也很好笑，婚前孩子爸对我很好，冬天他会把我的棉衣拿到他家帮我洗，那时还没有洗衣机，他担心我洗衣服把手冻了。洗好后，又怕被他爸看到，衣服湿漉漉的，就急忙给我送来。对我这么好的男人，即便我不爱也得嫁啊，不然他该多伤心……

女人是种很奇怪的精灵，最怕碰及她最柔软的地方。有那样一种女人，有着温柔怜悯的心，如同花儿的蕊。你轻轻地读她吻她，会有别样的芬芳！